

山的回忆

王启林

爷爷去世时我才七岁，刚上小学，懵懵懂懂有点记忆，可随着年龄增长，往事反而越来越清晰了。

爷爷长什么样，没印象了，只是感觉他个头不高，应该是一个很瘦弱的小老头。

爷爷虽然瘦弱，但很厉害。记得有一次，另一房头的大爷爷，也就是爷爷的堂弟，他们父子俩不知为何打了起来。他俩都是铁匠，孔武有力，家人拉不开，怕出人命，急忙来叫爷爷。爷爷顺手拿根柴棍，带着我就去了他们家。还没进门，就听到父子俩打得气喘吁吁。

爷爷站在门口，拿棍子在门上轻轻敲了两下，咳了一声。

“父子俩打架很有味嘛！”父子俩听到声音，马上就分开了，大爷爷立即出门拉我们进屋。“大哥，您来啦，那个混沌皮（糊涂虫）……”

“大父，您听我讲……”儿子边拿板凳给我们坐，边打断他父亲的话，抢着说。

“都不讲。”爷爷手一挥，打断了他们俩。拿棍子指着大爷爷说：“亏你做老子的，和儿子打得起架，为老不尊！”

又将棍子指着儿子说：“你这个不肖子孙，和你老子打得起架，一千个理一万个理也没得理，传出去，你见得人吗？”拿棍子朝着大叔腿上一敲，“跪下！给你老子赔个礼！”

儿子有点不情愿，爷爷鼻子里哼了一声，他马上跪下去道了歉。他父亲伸手把儿子拉了起来，两人像犯错的小学生站在老师面前一样，勾着头，静静地等着爷爷训话。

爷爷的父亲30多岁就被得了狂躁病的弟弟失手打死，他当年才十四五岁，因是长房长孙，被迫参与当家理事。由于他能吃苦耐劳又无私心，敢说公道话，慢慢在家族里建立了极高的威望。即便是他的长辈，也习惯听从他的吩咐。各家有什么大事，也都由他主事，安排整个家族人共同去做。

爷爷在家族里究竟有多高威望？叔叔告诉我们一个细节：爷爷小时出天花，满脸疤痕，家族中不



古塔丽影 张云 摄

仅无人喊他一声麻子，连背后也不说这二字。为避他忌讳，族里所有人将麻豌豆说成马安豆。

爷爷爱酒，宴席上无酒吃不下饭。大姑出嫁后，爷爷第一次去她家，大姑一家杀鸡、买鱼、割肉，忙碌几天，准备了一桌丰盛宴席。爷爷拿着筷子，夹起，放下；再夹住，又放下，就是不往嘴里塞。大姑含泪问道：“父，我炒的菜不合您胃口吗？”“好，好。”“您么理不吃？”“一桌好菜，可惜无酒，弄糟蹋了！”大姑掩面而泣，泣不成声。

爷爷发病那天，我陪他在毛尖山水库溢洪道对面的山地里收割小麦，他挑了一担麦捆，走到半路倒下了。

我朝着有人的地方哭喊：“我爷爷困在地上爬不起来了。”

不知道是谁最先听见了我的哭喊，一声招呼，家族叔伯弟兄来了一大群，急急忙忙将他抬起来，送到县医院。经检查是胃癌晚期，从此他就没站起来。

缠绵病床的数月间，族人、邻居，天天晚上都来陪着爷爷说话，到很晚才回家。当年大概农历十月，爷爷生命也快到尽头，从不对家人和乡亲说出想吃什么的他，忽然说想喝新鲜的鱼汤。族人连夜商量：在哪里捉？由谁捉？怎样去捉？

第二天上午，他们背着几个大簸箕，十来个会水的年轻人一起下水，将其推到村里鱼塘中间。然后，拿着木棍边游泳边击打水面。鲢鱼受惊之后，跃出水面，落在簸箕里。大家抓了好多鱼，剖开洗净，送到我家。奶奶和妈妈生火，熬成鱼汤，第一碗端给了爷爷，随后给在座的所有人都盛了些，大家一起陪着喝。还安慰说，感谢他想吃鱼，大家沾光都喝上了新鲜鱼汤。爷爷艰难地抬起头，看看是不是所有晚辈都喝上了，少一个也不行。他仅喝了几口，从此后水米不进。

爷爷去了，整个家族里只要闹矛盾，总是叹息着说：“大哥（大父）走早了。”族人有次闹了大矛盾，差点酿成人命关天的大事。大家说：“大哥（大父）在，哪有这样的事？”“大哥（大父）是座山，他在，就能镇住邪魔。”

我有一个院子

郭晓红

阅读古文，时常神游《桃花源记》里。会不自主地，将自己装进一个大大的信封，邮寄回一千年前的东晋。

一千年前的东晋，我曾建过一个院子，名为桃花坞。随着节气的变化，庭院里也一天不同于一天。每天都有花朵绽放，每天都有清风徐来，每天的欣喜都不一样。

春天，我会绕着院子围上一圈篱笆，给牵牛花牵出藤蔓，为远行的露水留宿。我会于每一个院角，种上一株带香的桃花，用来装饰我的每一扇窗子。窗前一坐，满窗桃花，芬芳摇曳，花香溢满整个房屋。

趁着春天，我还要走到江边，捡拾一堆聚满涛声的鹅卵石。于院子里铺一条长长的小径。闲来无事，便光着脚丫在面上行走。那时，会有风声响它悄悄藏起来的涛声，那江水流动的声音，声声都很动听。小径的两旁，花籽草籽挨着洒下。中间隔一段，便插一株番茄苗，待成熟了，前来做客的邻居，好摘一些带回去。

夏天一到，所有的花儿都盛开了。花香满院，所有的草籽也都长成草坪，柔柔软软似婴儿般乖巧。

夏天，卵石会被太阳晒得巨烫，刚好将我所有打湿的薄衫鞋袜通通晒干。还有心底长出的苔藓，也要在夏天剧烈的日光下，通通烘干、涤净才好。当身体里的湿都烤干以后，心就会比以往多出很多很多的空间，也就能装下更多美好的事物了。

夜幕来临，等星星满天，等它们装饰我的院子。也有可能，我的某一朵花开，吸引来某一颗星星的倾慕。那么，我的花园里，也会有星星前来围坐。那时，会有满院的星星，我切不可随便走动，你也不能随便走动，我的花园里，到处都是星星碎片。当我安睡时，它们也将装饰我的梦。

秋不紧不慢地来了，它弹着一曲琵琶语缓缓走来，只为给落满门前的银杏叶安抚思绪。

满坠的番茄，此刻更加饱满，红灿灿的透亮的果肉随时可能爆开。此时叶片开始渐渐泛黄，地上也有些许落叶。鸣虫藏在里面，夜夜开着派对，夜夜听取鸣声一片。

冬就要来了，院子里的花我也收完了。花籽草籽已全部封进口袋。此时，我便安心地坐在门口，等一场雪来。一个清晨又一个清晨，一个午后再一个午后。

终于，在某一个清晨，雪花真的飘来了。它从北方马不停蹄地赶来，只为我孤单等待的身影，寂寥落寞的眼神。

在纷飞的雪中，我开始奔跑，如同一片雪花从远方奔来。如同一次倾心的等待，等来完美地相拥。雪花越来越多，纷飞在我的发间、眉宇，停留在我的肩膀，手心。我小跑回去打开院门，才惊觉，枯草、枝丫上，也挂满大大小小的雪花。鹅卵石也很快潜伏在雪下，不着踪影。

我雀跃着转身，只见身后跟着一串串脚印。我想，这是雪花写给我的书信，是关于来年春天，如何去播种的嘱咐。

恍然间，似有声音从远方传来，是武陵渔人从雪中赶来吧，只听他痴痴地问：“今夕何夕？”我便诚恳应答：“不知今夕何夕。”我只记得，春有花香满屋，夏有摇扇纳凉，秋有虫鸣奏乐，冬有雪花拟书信。



小蒜粿

张晨越

每到油菜花开的季节，就是吃小蒜粿的时候。约上三五好友去田间地头寻找野生小蒜，小蒜一般都生长在油菜地中，扒开油菜就能看到一丛一丛、葱绿可爱的小蒜了，用手轻轻一拔，就能连根拔起。回家择、洗，切碎备用。

米粉炒熟后，放入切好的小蒜、适量腊肉末，加水拌匀揉好，就开始做蒜粿了。家乡做小蒜粿挺讲究的，有粿模，揉好的面捏一小团，搓圆，放进粿模按压，轻轻一磕，一个又薄又好看的小蒜粿就做好了。做好的小蒜粿放到锅里蒸二十分钟就可以吃。

每次吃到香喷喷的小蒜粿，心里便升腾起一种思念，思念拉到我的记忆深处：我坐在灶台下，看奶奶站在灶台边做小蒜粿。奶奶一边做蒜粿，一边跟我碎言碎语唠叨着，有时说农事和节气，有时也唠叨一些家长里短，说得最多的还是她以前的那些艰苦。奶奶幼小时，抗日战争刚刚胜利，由于种种原因，一部分日本鬼子没能及时回国，有些鬼子就进村抢吃的，奶奶的奶奶看见鬼子进村了，就披头散发装成疯子吓唬鬼子们，只为了不让他们进家里抢夺食

物和财产。奶奶讲完这些个故事，小蒜粿也蒸好了。

奶奶一生经历了太多苦难，每当想起1960年代初自然灾害时期的饥荒，她就会说：“现在的时代真好！想吃什么都能买到。”那时候能填饱肚子就是一种奢望，树皮草根都扒挖光了，米糠拌野菜做粿就算美食。

奶奶每次都要多蒸几锅小蒜粿，留一些自家吃，其余送给左邻右舍和街上要好的朋友。现在我已经吃不到她亲手蒸的小蒜粿了，天堂里的她一定还会和以前一样慈爱善良。吃小蒜粿时节，我走在路上，会有邻居奶奶招呼我，让我进到她们家厨房，我一进去，灶台上都是分好的小蒜粿，她拿一包给我让我回家吃。奶奶没在这的这几年，每逢农历二三月，我都会接到赛口街上的人给我的小蒜粿，让我十分感动。

每到三月三，每家每户都要忙碌一下午，有些人甚至上午就开始做小蒜粿，把小蒜粿送给亲朋好友和邻居一起品尝。有的人家把小蒜粿蒸好放凉，然后放入冰箱冷冻一天，第二天寄给在外地的孩子们吃。

香喷喷的小蒜粿不仅是家乡的特产，也是一种忘不了的乡愁。